

徵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賞贊，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 華峰芳華，星辰大海

吳謹程

風掀開赤下施氏古厝的朱漆門扉時，總會捎來木材的幽香。施榮宜、林玉琦夫婦的刻刀在梨木上遊走，刀鋒舔過百年前的海浪——那是下南洋的船隊，是裹著番銀歸鄉的浪花。施榮宜少小離家，南下菲島，夫妻倆是旅菲國畫家、藝術教育家。「刀尖要沾三更露，木頭才肯說真話。」他總對著來敘舊的鄉里人傳經。簷角鎮宅的滴水獸被雨水磨平了獠牙，他卻固執地給新雕的貔貅點上金箔眼，彷彿那些在異國他鄉遊走的靈魂，需借這抹鎏金淚潤回鄉。

茂諒宗祠的門柱上，鐫刻著「半島壁山資枕藉，兩湖活水漾波光」，墨跡泛起星辰大海的波光。施永康佇立於宗祠前，他用「起看濤似雪，青史紀宏文」的激盪

情懷，為家鄉華峰寫詩。他寫「華欣煒燁春秋盛，峰翠連漪日月光」，寫「靖海宗風光世裔，將軍偉略震南疆」，氣勢始終剛健，胸襟始終闊大，風骨始終凜然。他經歷了「晉江經驗」的誕生，見證了「泉州現象」的發端，每有詩成，他便要信步走向茂諒宗祠。

從茂諒宗祠走向古森林遺址，在鎮海宮大道，我在一曲《梅花操》裡與施榮煥偶遇。番仔樓裡，施榮煥的琵琶總在每一個清晨響起，他將小小的無邪、年長的純樸、青春的拚搏、異國的風霜揉進琵琶四條弦，他有棱角分明的五官，有旅居菲島三十餘年的故事，有詞曲、書畫、詩詞、剪紙、編導、演唱的奇才。某夜月明，他忽將珍藏多年的工尺譜攤於案前，琴弦上

流淌的，竟然是一曲一詠三歎的《望明月》……

裁縫鋪的三嬸有架會唱高甲戲的縫紉機。她給戲袍綴珠片，針腳走著《陳三五娘》的板眼；補乞丐裝，偏在破洞處繡半朵木棉。從前給地下黨改長衫變短打，現在替網紅裁漢服混搭露臍裝。她撫摸著香港訂製的香雲紗戲服，忽然剪斷金線：「這料子不吸汗，唱不出《鄭元和》的苦。」華峰實驗小學，海洋圖書館中泛起蔚藍的波浪，佩戴紅領巾的少年翻開《施振基唱和集》。施振基旅居香港，創辦教育，「育才興學創群英，三十年來喜有成。」「教育半生甘碌碌，人文蔚起亦堪榮。」他捐資家鄉教育，以情研墨，書寫了一顆心繫故土家園的赤誠之心。

## 光影裡的人生

苟文章

太陽的光芒照耀著大地萬物，也照耀著我們。我們沐浴在太陽的光照中，像大地上的植物一樣，死去一茬，又長出一茬。我們世代繁衍著，生存著，生活著，在日光的影子裡。

人生易老天難老。一顆太陽，陪老了多少人，又送走了多少人。

年年歲歲日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日月永恆，太陽落下去，又會升起來；生命卻只有一次，且十分短暫。

與自然界的植物以及動物一樣，我們在太陽的光影裡生存著，生活著。

一座山上，按照海拔高度自下而上，分佈著不同的植物和動物種群。既就是同一片森林之中，植物和動物的種類、分佈和生存也各不相同。但，它們卻都有自己的生存絕技和繁衍密碼，它們都在太陽的光照中，年年歲歲，代代相傳。匍匐在地面的，是低層次的野草和矮小灌木，這些林下植物，只能見縫插針地佔領屬於自己的一席之地；森林的強者，會追逐陽光而高高在上，它們擁有最充沛的光照，長成高大的喬木，形成上層森林；那些還想出人頭地的籐蔓植物，又會不失時機地攀附高大植物，順勢而上。低，中，高，相互依附，相互競爭，構成五光十色的森林王國。

植物追逐陽光，就像人類追逐名利一樣，異曲同工。

動物世界的生存大戰，更是無時無處不在，且觸目驚心。野豬、山羊、鹿等等食草動物，靠著吃草而活著；老虎、獅子、豹子，豺狼，這些森林中的頂級獵手，卻通過捕食野豬、鹿、山羊而存活。而人類，卻可以獵殺老虎、獅子和豹子。正如我們喝酒划拳的老虎槓子：雞吃蟲，蟲吃槓子；老虎吃雞，槓子打老虎。生物鏈和食物鏈總是這麼神奇，自然界中，一物降一物，優勝略汰，弱肉強食。這是自然的法則，適者存，不適者亡。

一切都是為了生存，一切都是為了活著。

日月之光照耀不到的煤礦深井中，日薪不過百元的挖煤工人，在看不見光影的深邃礦洞裡揮汗如雨。忽然，煤井透水，或者瓦斯爆炸，他們鮮活的生命頃刻無聲無息地消失，永遠地消失，永遠地看不見太陽的光影。即便如此，卻還會有那麼多農民工前仆後繼進入礦井，繼續采煤的營生。一切都是為了生存，一切都是為了生活得更好。

我們同在一個星球上生存和生活著，我們不僅共同擁有一個家園——地球，而且，我們共同擁有著一顆給予我們熱量和能量的星球——太陽。

太陽的光芒照耀著我們，我們沐浴著太陽的光輝，共同生存和生活在太陽的光影裡。

而在共同的太陽的光影裡，人類的爭

鬥從未停止過。領土之爭，能源之戰，所有的戰爭，其本質卻只有一個——生存之戰。殺殺伐伐，勝勝敗敗，有的人凱旋而歸，有的人落荒而逃。有的人飽受戰火之苦之痛，在殘垣斷壁間甚至荒野裡艱難地生存和生活。他們吃不飽，穿不暖，他們飢寒交迫，他們顛沛流離，他們連最基本的生存權利都無法得到和滿足。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亙古及今，光影裡的人生，總是這般無奈。

生存，生活，雖然有著諸多坎坷和無奈，但頭頂的太陽依然令人留戀。心中有顆永不墜落的太陽，再灰暗的人生，也會放射出光芒。

至高無上的太陽啊，大公無私的太陽！

唯有太陽，對生活在她的光影裡的每一個人，不嫌不棄，一視同仁。太陽的光輝照耀著世間的每一個人，無論男女，無論老幼，無論高貴，也無論貧賤。

感恩太陽吧，感恩太陽的光輝和光影！

享受太陽的光輝和溫暖的剎那，深切地感受到從未有過的自由和平等，從未有過的尊重和尊嚴，從未有過的幸福和舒心。

只要還生著，只要還活著。在太陽的光影裡，生著，活著，享受太陽公平公正而又無私的光照和光明，難道這還不夠嗎？

打開心靈的窗戶，讓明媚、溫暖、寬厚、仁慈、平和的陽光直入心扉，心地頓時明亮和澄澈，亦溫暖如春。世界是那麼光明，人生是那麼幸福那麼美好，生活的心情也是那麼的快樂。

太陽啊，我們在太陽的光影裡生存和生活著，有溫暖的陽光照耀著，人生難道還不幸嗎，難道還不美好嗎？

隨意擺在一旁，有人在這兒晨練，伸胳膊踢腿的，一招一式有板有眼；還有人慢悠悠地散著步，時不時停下來看看花，瞅瞅草；年輕人戴著耳機跑步，身影輕快得一閃而過。這片地兒，安靜又愜意，和外面的熱鬧全然不同。

站在那兒，我不禁思緒萬千。人生不也如此嗎？我們常常貪戀A口的熱鬧繁華，一頭扎進功名利祿的喧囂中，以為這樣就能填滿內心的空虛，擺脫孤獨。可有時候，命運讓我們走上B口這樣看似冷清的路，起初我們可能會感到失落、迷茫，可只要靜下心來，就會發現這裡也有別樣的風景。孤獨之中，有自然的饋贈，有自我成長的空間，能讓我們靜下心來聆聽內心的聲音。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人生不管是繁華喧囂，還是孤獨靜謐，都各有各的韻味，各有各的精彩，只要用心去感受，總能品出一樣的滋味。無論境遇如何，都能泰然處之，發現美好。這上班路上的兩條路，帶給我不同的體驗，無論生活拋給我們什麼樣的「路」，都值得我們去走一走，看一看，說不定下一個轉角，就能遇見最美的風景。

致使孫臏遭受臍刑，身心受盡折磨，看似龐涓一時佔盡上風，得意非凡。然而，孫臏憑藉著非凡的智慧與頑強的意志，在齊國使者的幫助下逃到齊國得以重用。在桂陵之戰和馬陵之戰中，孫臏兩次擊敗龐涓，龐涓最終自殺身亡。

把目光從歷史拉回到現實生活中，我的鄰居老張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他勤勞善良，經營著一家雜貨店。電商衝擊傳統零售業，他的生意一度十分冷清，收入銳減，周圍人都在為他擔憂。但老張沒有氣餒，積極轉變經營策略，利用互聯網開啟線上線下結合的銷售模式，不僅增加了商品種類，還提供送貨上門服務。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他的小店重新煥發生機，顧客越來越多。在老張的經歷中，電商衝擊是他人生的「除」法，看似減少了他的財富和機會；但他主動求變的行動則是「乘」法，為自己贏得新的發展機遇，實現人生的轉折。

由此，我深刻體悟到：人生就像一個不斷進行乘除運算的過程，得失、禍福、興衰總是相互依存，相互轉化。

## 花信

李坤

晨起推窗，簷角垂下一枝杏花，粉白的花瓣上凝著露。不知何時，窗前的杏樹已披上嫁衣。風一過，滿枝的綢緞便簌簌地響，像是新娘嫁在試穿嫁衣時的呢喃細語。

這是春的請柬。我總疑心那些花苞是在某個清晨突然醒來的一前一夜還裹著深褐的萼片，晨光裡忽然就漲滿了顏色。去年深冬栽下的老杏樹，此刻正擎著滿樹繁花，似乎要把積攢半生的精華全潑灑出來。鳥雀在枝間蹦蹦跳跳去，啄食著花瓣裡的朝露，倒比人更早嘗到春醞。

巷口推著車賣豆腐的老婆婆換了營生，車上擺著兩個碩大的竹篾筐。筐裡鋪著青苔，新採的二月蘭挨挨擠擠躺著，根須上還沾著泥。我好奇地走過去問一下價格，老婆婆笑著擺手：「自家園子裡的，討個春氣。」說者揀幾枝硬塞給我。二月蘭的花瓣排列成十字形，花朵不大但紫白相間，看起來有點像蘿蔔花，輕輕地落在老人的衣襟上。聽著老人的碎碎念，我眼前彷彿看見了春風吹拂下她家園子裡那片壯觀的「香雪海」。

桃花汛說來就來，護城河邊的垂柳才抽芽，對岸的桃林已燒成雲霞。晨練的人們常在桃樹下駐足，舉著手機拍那些含露的花苞、盛開的花朵和一樹花瀑。而我此時卻總想起兒時鄉間的野桃樹，瘦伶伶斜插在河邊的田埂上，滿樹繁花，輕輕地落在老人的衣襟上。聽著老人的碎碎念，我眼前彷彿看見了春風吹拂下她家園子裡那片壯觀的「香雪海」。

清明前的雨最懂人心，細密的雨腳剛剛潤濕青石板，玉蘭就開了。碗口大的花朵擎在禿枝上，像棲著一隻隻白鴿展翅欲飛。院牆外探出幾枝玉蘭，映著飛簷下的銅鈴，像是菩薩案前淨瓶裡新供的。母親此時會手持掃帚掃階前的繽紛落英，收集起來晾曬，母親認為這樣就可以把春天永遠帶在身邊。

梨花總在某個不經意的黃昏盛開，夕光燭照的黃昏還未褪盡漫天火燒雲，東邊已升起滿樹月光。隔壁鄰家的侄女在梨樹下背書，花瓣落在她的語文課本上，像是批注的歎號。二嫂隔著窗喊：「仔細花粉染了書頁」，話音未落一陣風過，兩人的青絲都沾了花香。

春日的集市總是花團錦簇，成筐的杜鵑擺滿了集市兩旁。賣花人將紅艷艷的花冠稱作「映山紅」，倒讓我想起皖南山區的春深時節。那年坐長途車盤山而上，轉過某個彎道，忽然撞見滿坡的紅杜鵑，像誰失手打翻了硃砂罐。山民背著竹篾穿行花間採茶，紅衣與紅花竟分不出彼此，讓我怔怔地呆了很久。

暮春的薔薇最纏人，村上很多人家的磚牆被花枝爬成了錦屏，連生鏽的鐵門環都讓薔薇纏出幾分溫柔。放學歸來的孩童總愛揪那些半開的花苞，被刺紮了手也不哭，吮著指尖笑。

黃昏裡常有白髮老夫妻在花牆下散步，老先生伸手替老伴拂去肩上的落花，那手勢與他年輕時第一次為她簪花竟無二致。

我學著母親在立夏前收拾曬乾的各種花瓣，玻璃罐裡攪著玉蘭的皎潔、桃花的鮮紅、梨花的清甜、木香花的濃香。封存時總要多看一眼窗外——槐花已吐出米粒似的白，紫藤正垂落串串瓔珞。春日的花信原是環環相扣的鏈子，這頭剛拾起落英，那頭又有新蕊在風裡晃著鈴鐺。

夜深時翻開宋人寫的《花經》，見「二十四番花信風」的舊說，忽然懂得古人為何要給花期配上信風。

這些開謝匆匆的精靈，原是大自然寫給光陰的情書，每片花瓣上都寫著見字如晤。

## 孤獨繁華皆風景

徐洋

每天去上班，我都可以在A和B兩個地鐵站下車，不管從A還是B出站，步行到公司都是一公里左右的路程，相差不多。

一開始，我特別喜歡從A地鐵口出站。早上，隨著人流一湧而出，熱鬧勁兒就撲面而來。映入眼簾的是一條小吃街，街道兩旁，一家挨著一家全是小鋪子。包子鋪裡，蒸籠熱氣騰騰，白胖的包子堆得滿滿的，看著就喜人。師傅揭開蒸籠，熱氣「呼啦」一下散開，面香四溢。還有炸油條的小攤，鍋裡的油「滋啦滋啦」響，細長的面坯子放進去，眨眼間就變得金黃酥脆，師傅用長筷子熟練地夾出來控油，那香味直往人鼻子裡鑽。我經常在這兒買點吃的，攆著個包子，或者抓把小零食，邊走邊吃，周圍人來人往，嘈雜的人聲、食物的香氣，讓上班路上的那點單單瞬間消散。

B地鐵口呢，以前我不怎麼光顧。從那兒出來，是一條長長的青石路，安安靜靜的，路兩邊既沒店鋪，也看不到幾戶人家，只有些花草草沿著路邊長著。野草長得茂盛，綠瑩瑩的一片，從石縫裡一個勁兒地往外冒，時不時冒出幾朵不知名的小花，粉的，白的，開得怯生生的。

有一回，因為辦事著急，我沒辦法只能從B地鐵口出站。沒想到，一出來就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了。嚶，梅花居然開得正艷！一朵朵紅通通的，花瓣嬌嫩，在枝頭頭巍巍的，好看極了。再往前走，大片大片的桃花，滿滿當當鋪在眼前，風一吹，花瓣軟軟地往下落。路中間還穿插著一條窄窄的棧道，木板鋪得平平整整的，上面的青草剛冒尖兒，嫩生生的，這兒一撮，那兒一撮。棧道邊稀稀疏疏立著幾棵秋林，葉子掉得差不多了，枝幹彎彎扭扭的，透著股子古樸勁兒。幾張木頭長椅

## 人間隨處有乘除

周德全

「人間隨處有乘除」出自曾國藩的《沅甫弟四十一初度》，全詩這樣寫道：「左列鐘銘右謗書，人間隨處有乘除。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

這是曾國藩在曾國荃四十一歲生日時寫下的詩句。當時曾國荃率領湘軍攻陷天京，立下赫赫戰功，但也面臨著諸多謗言和潛在危機。曾國藩以此詩告誡弟弟，功名利祿與譏謗非議相伴。人生的得失、禍福、進退沒有定數，要像「屠羊說」那樣，淡泊名利，功成身退。

人間隨處有乘除，短短七字，卻蘊含著洞悉世事的大智慧，深刻地道出了世間萬物皆在變化、得失相互轉化的哲理。無論是回顧浩浩蕩蕩的歷史長卷，還是審視我們平凡瑣碎的日常生活，都能感受到這一哲理的生動體現。

戰國時期的孫臏與龐涓的故事便是絕佳例證。龐涓嫉妒孫臏的才能，設計陷害，

文藝副刊



海韻